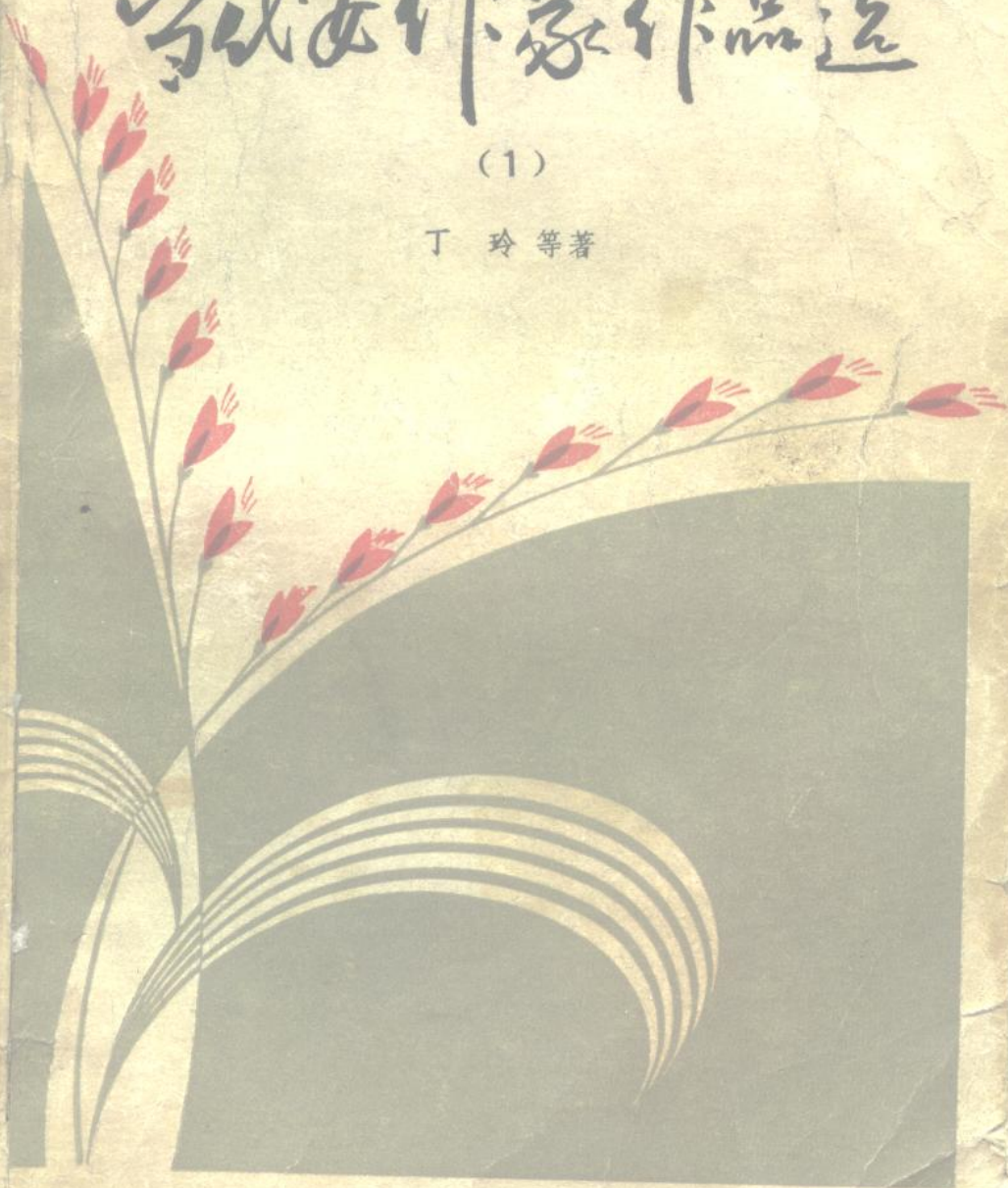


当代女作家作品选

(1)

丁 玲 等著



当代女作家作品选

(1)

丁 玲等著

当代女作家作品选

(1)

丁玲等著

刘锡诚、高洪波 编

雷达学、李炳银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78 毫米 32开本 13.75印张 1插页 372,000字

1930年6月第1版 1930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3,000册

书号 10111·1237 定价1.40元

目 录

丁 宁	1
雀儿飞来!	
幽燕诗魂	
丁 玲	23
水	
三日杂记	
记游桃花坪	
“牛棚”小品 (三章)	
韦君宜	103
清醒	
戈 扬	123
脚印	
叶文玲	137
无花果	
绿色的渡门港	

安 旗	155
李白之死	
——李白初探之一	
申 蔚	167
雨后彩虹	
冰 心	183
寂寞	
分	
小桔灯	
等待	
刘 真	213
长长的流水	
黑旗	
刘 绮	261
泼水节的晚上	
李 纳	269
撒尼大爹	
涓涓流水	
林 蓝	311
桂屯的沉默	
张抗抗	321
爱的权利	
张 洁	355
谁生活得更美好	
爱，是不能忘记的	

杨 沫	389
房客	
是这样一个人	
陈学昭	439
恨绳	
烦忧	
季 康	451
猎神	
美	
宗 璞	477
红豆	
西湖漫笔	
郁 茹	517
初夏	



丁宁

丁宁，一九二四年生于山东文登县一个小村镇的贫困家庭。幼年只读过小学。辍学后，坚持自学，读中国古典文学作品、诗词，读“五四”以来的新文学作品。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工作，在战时中学和“抗大”学习过。抗日战争时期，在胶东东海区几个话剧团及胶东孩子剧团从事表演及艺术指导工作；解放战争时期到全国解放初期，先后在胶东文协、南京市文联、南京市委文艺处担任文艺刊物编辑及行政组织工作。一九五四年到文化大革命前，在中国作家协会从事行政及创作研究工作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调文化部政策研究室。在战争年代，写过散文和小说，写过一些配合政治任务的歌词、小戏。曾使用过的笔名：紫

丁、阿宁。近年来提笔写散文，已发表的如《幽燕诗魂》、《孺子牛》等。

雀儿飞来!

—

我自小喜爱中国画，中国画中，更喜爱花鸟画。我的母亲算得是个民间艺术家，手儿很巧，会画、会剪、会绣。我小时戴的兜兜，没人不赞叹，上面绣着刘海戏金蟾，鲤鱼跳龙门，凤凰穿牡丹，喜鹊登新枝……，各式各样的名堂。上小学以后，母亲还在我的学生装的前襟绣上一朵花或一只鸟。在我出生的那个古朴的小镇上，每隔五天便赶一次集，集上常有卖画的，到了年关，还专门摆了画摊，摊子上面交叉地扯着绳子，上面搭着五彩缤纷的画，看了使人眼花缭乱。庄稼人也大多是爱画的，只是手里没有钱，日子过得穷，没那份心思罢了。要是舍得花钱，他们都爱买潍坊的年画。我家的生活也是艰难的，但在过年的时候，母亲总是拿出几角子，叫我买画，我多半是买花鸟和风景画。现在想起来，那都不是名家之作，可是买回家来张贴在房间，全家人都喜笑颜开，年也过得格外欢畅。也许这就是一种熏陶吧，所以我自小便养成一种爱画之癖，可惜没长母亲那样两只巧手，只爱看却不会画。

后来参加革命工作，这种爱画之癖，并没有因之消失，偶

尔还收集一些陈旧的花鸟山水小画片，夹在粗糙的小本本内，或贴在房东的土墙上，在烽烟遍地的战争年月，这种情调显得和时代有点不太协调，所以我的战友们有时指责我：“你太小资产了。”

全国解放以后，来到大城市，情况不同了，欣赏画的机会很多，凡是举办国画展览，我是必去看的，故宫、荣宝斋等藏画的地方，也常找个机会去久久伫立，舍不得离去。但终究不是懂行的鉴赏家，也只是看看而已，从来不曾致力于收藏几幅自己心爱的画。有时也感叹，爱了几十年画，家中仍然四壁空空，连一点“小资产”的艺术气味也没有。

六十年代之初，是令人怀念的岁月。虽然刚刚从三年的经济困难中跋涉过来，但经过调整，一切又迅速好转，人们充满了希望，生活的色调也越来越丰富多彩了。就在那时，我从一个拥挤的小院，迁到一座楼的一小套房间里。那楼的前面，杨树参天，浓荫之中，鸟儿鸣啭。楼的后面，是一个著名的乐团所在地，悠扬的琴弦和嘹亮的歌声，不绝于耳。我的两位朋友——老冉和静相偕来祝贺我乔迁之喜，他们赞美我的新居和幽雅的环境，又仔细端详室内洁白的墙壁和单调的陈设，神秘地说：“给你们准备了一件礼物，明日带来。”什么礼物呢？我的朋友不想让我马上知道。果然，第二天一大早，他们又来了，迅速打开一个纸盒，现出一个刚裱好的画轴。我在惊喜之中展开了开来，它长约六尺，一对活生生的麻雀，欢跃欲出，啊！这是任伯年的水墨画！作者自题：光绪壬辰春所作。画面简洁，但生气勃勃，一块玲珑的太湖石旁，有几竿稀疏的墨竹摆动在狂风之中，蓬勃的竹叶，如大海中的一群游鱼，似乎正带着巨大的响声，在惊涛骇浪中，朝着一个方向急游。上空，两只麻

雀，一前一后，逆风飞翔，小小的身姿，勇猛、矫健，活象两架微型驱逐舰，在轰鸣的气浪中以不同的姿态上下翻滚，饱满的胸脯，高高挺起，柔软的羽毛，旋转飞扬。我仿佛听到它们啾啾的呐喊和激越的歌唱。这幅画，确是显示了大师的高超工力，真可谓笔情纵恣，水墨淋漓，画有尽而意无穷。当我沉醉在艺术享受之中，我那朋友竟要亲自动手为我张挂，当然，他们都是艺术家，挂在什么位置，房中的陈设如何与之相陪衬，是不能稍有马虎的。终于，经过一番细细的察考和精心的安排，那画便赫然展现在最醒目的地方。我只觉顿时满屋生辉，一颗陶醉在友情和艺术气氛中的心，随着画上一对飞翔的雀儿，也悠悠地飞翔起来了。

二

好的艺术作品，确实具有一种魅力。那画成了我心中的诗，朝朝暮暮，百读不厌。它能引起无限遐想，有时把我带到幻梦的境界，有时又把我引向现实的激流之中，它更常常把我送回遥远的童年——唱着“小麻雀呀，你的母亲哪里去了，……”那种快乐的情景中。当工作忙累，感到疲乏不支，画上那与大自然搏斗的小小雀儿，会悄悄飞进心中，唤醒了激情；当情绪不佳的时候，可以从那画里，找到一把开心的钥匙，暗淡的心境，豁然开朗。

但有谁料到，好景不常。这幅画进入我的生活是那么短暂，就被狂风卷走了。

六十年代的最后几年，那些动乱的岁月，是难以忘记的。千千万万人的命运，顷刻间失去了主宰，真理、正义被粗暴地随意践踏在脚下，林彪、江青一伙，穷凶极恶、杀气腾腾的噪

叫，撕裂着每个人的神经；美好的东西，被打上了“封资修”的印记，横加摧残；美与丑，善与恶，是与非，一切都被颠倒了。一九六七年的寒冬，一天傍晚，我拖着疲乏的身子，刚推开家门，啊，意料中的灾难终于临门了！家中变了样，每个房间都凌乱不堪，书籍杂志抛掷满地，瓷器的碎片飞溅各处，书橱里的文学名著被一扫而光，连朋友赠送的几件小古董，也不翼而飞了。不用说，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些日子，这种明火执仗的行径，已经成为家常便饭。但光临我家的“强人”到底是谁？竟没有人知道，也不想去看，反正来者是张三或李四都无关重要。这时，我心里猛然一动，抬头探视墙壁，那幅画——我心爱的东西，竟还挂在那里，安然无恙，这不是奇迹吗！按照“四人帮”的“法律”，这是万恶的封资修，不立即没收，也定要划上黑×毁掉。这件东西之能够幸免于难，想来也只是一种偶然性。那么，这次得以幸免，下次命运如何呢？是的，应该设法避开这厄运，把它取下藏起来。正要动手，那小小的雀儿又飞进我的心中，我仿佛听到它扑楞着翅膀在抗议：“为什么藏起我？怯懦和我不相容的，难道我被珍惜，不正是因为敢于抗击险恶的风暴吗！”我缩回手，又把目光移向那画，我感觉获得了力量。

感谢上帝，“强人”们没有再来敲我家的门，但生活也没有再回到原来的轨道，人们整日还是在提心吊胆之中。我一会儿被封为“老保”，一会儿又赐给“修正主义分子”之称，进牛棚，出牛棚，来来回回好几次，反正自己心里明白，相信自己，便也习以为常了。但苦恼的是和朋友们都失去了联系，他们的命运如何呢？我最挂心的是老冉和静，他们在哪儿呢？他俩都从事文艺工作，并有一定的影响，江青是不会放过的，他们身体

又不好，能不能顶得住呢？唉，每日里，牵肠挂肚，长嘘短叹。

一天，已是夜间十点多钟，全家人正准备息灯入睡，忽听“啪啪”两下轻轻的敲门声，那年月，好象大家都得了“条件反射症”，一齐紧张起来，屏住气息谛听，“啪啪”又是轻轻两声。“是好人！”——我的孩子作出了判断，并立即去打开门。只见一个陌生的男青年闪了进来，鸭舌帽檐低低地压住前额，几乎遮去半个脸面，一进门就递过一封信。啊，那熟悉的笔迹，灯光之下只瞥了一眼，便看出是老冉的！那神秘的客人，好象是个哑剧演员，只点头笑了笑，就匆匆离去。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，来不及多想，还是看信要紧。不知怎么，我的心跳得厉害，手也有点发抖，好不容易启封展开信纸，只见草草数行：

我的朋友：我和静送给你那幅画，如果还在，请务必叫孩子送到我所在的单位，交给革命造反组织。不胜期待！你的朋友老冉。

这封没头没脑的信，把我打入五里雾中了。我不明白，为什么要把那画送给他们的什么组织？老冉藏画很多，为什么来追这幅画？我越想越弄不通。那么到底送不送去呢？我反复思考，心里很矛盾，但最后还是横了心：不能明珠暗投。那夜，辗转反侧，不能成寐。天将黎明，打了个蒙眬，刚合上眼，便进入梦境：老冉被捆绑吊起，下面有熊熊烈火，燃烧着的是一批名画。老冉——我的朋友呀，血肉模糊……。见此情景，我恐怖地大叫，随即醒转过来，心情极其恶劣。起床后，立即取下那画，并向家人宣布，决定把画送去。对我采取的突然举动，家人都沉默不语，只是每个人的脸上明显地流露出激动和忧伤，自然，他们不是单单为了失去一件艺术品啊！

从此，那画如石沉大海，而老冉夫妇的吉凶，也音信杳

无。愁闷的日子，也常有蹊晓事。一次，晚间独自回家，推开
门，脚下有件东西，低头一看，是封信，拾起来展开，没有署
名，只寥寥几行字：

冉被隔离一地，身体尚健康，他坚持真理，问心无
愧，党和人民了解他。

这位匿名者是谁？令人纳闷。可是静在何处呢？信上为什
么没有提及她？稍感欣慰的同时，又增加了一层心事。

历史并没有因为自己遇到的痛苦挫折而停止脚步，在混沌
中又过去了三个年头。一九七〇年的深秋，我被“发配”到外省
的一个荒凉的盐碱滩上，那里好象与世隔绝，亲人、朋友，天
各一方，只能以“故人入我梦，明我长相忆”来安慰自己了。有
一天清晨，刚披衣起床，邮递员送来一封厚厚的挂号信，寄信
地址是南方某地一个“五七”干校。还没有接到手里，我就惊叫起
来：“这是静的信哪！但愿这不是一个梦。”激动使我几乎手忙脚
乱，我强制自己平静了一分钟，然后拆阅。信长达几十页，我
用了足足半个钟头才读完，虽然写法隐晦，意思却明明白白。
使我难过的是老冉被打成了“现行反革命”，失去自由已达四年
之久。而最离奇的是，他的主要“罪状”之一，就是因为送给我的
那幅画。老冉是美术研究家，他曾在很久以前为那画写过研
究和赞美的文章，这就犯下了弥天大罪，据说要害问题是颂扬
麻雀逆风而飞，因而是“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”、“向无产阶级专
政挑战”。真是“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”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
词！但是正直的老冉，并没有在淫威之下低头屈服，他嘲笑这
种愚蠢与无知，拒绝给他们回答问题，这就更加触犯了“天条”，
罪上加罪，成了“死不悔改的反动学术权威”，以致“永世不得
翻身”。静写到这里，对自己的老伴不无骄傲地说：“此人平日愁

厚老实，看来大事不糊涂啊！”自然，静是难免株连的，受尽了折磨之后，总算得到“解放”，被送进了“五七”干校。这是一封控诉书，洁白的纸，字里行间，斑斑点点，她是和着血泪写的！信的末尾，静又提到那画，说：“想来，你那可爱的雀儿是不会飞回来了，但应相信，总有一天，再和我会还给你更好更美的画。”但我却在想，只要人长久，革命的精神在，一切失去的美好东西都会回来的，我那勇敢的雀儿也会回来的。

三

以后，我和静虽仍天南海北，却有一条友谊的线，穿过山山水水，联系着我们，一直没有中断。我在寂寥的盐碱滩上，最大的乐事，是阅读远方朋友们的书信。静曾在信中以两句诗表述情怀：“天路隔无期，尺素值万金。”每隔几天，我们就互通一封信，多少悲欢哀乐，嘻笑怒骂，尽藏字里行间，只有真正的知己，才能领会那些奇妙的语言。可惜这些信都已不在了，一九七四年的“批林批孔”，我是准备了再次抄家的。

四年的时光，又默默地打发过去了。一九七五年的七、八、九月，漫漫的夜空，突然现出一道曙光。邓小平同志受命主持中央的工作，江青的诟骂之声也沉寂下来。此时，静的兴奋跃然纸上，她说：“我感到严寒似乎正在消退，一股暖流在大地上扩展。你那雀儿会乘着春风飞回来的。”

可是，过了些时日，天空竟又暗淡下来，静的敏感又反映在信上，说：“看了一出《兄妹开荒》，那表演的丑恶，把心情完全破坏了。看来你的雀儿是没有希望了！”什么《兄妹开荒》？哦，不须费猜测就明白了，原来那个许久未在报纸上露面的江青，在农业学大寨会议上“放屁”之后，又突然露了峥嵘，报纸

上登出她精心装扮的那张照片，头上包着羊肚子毛巾，手里拿着柄铁锹。无怪乎我的朋友忧伤地说：“又添一缕新愁。”她的信好比晴雨表，而我那希望中的雀儿，则总随着晴雨表的水银柱的升降，飞来飞去。

尽管天空忽晴忽雨，有时甚至冰刀霜剑，但第一枝报春花终于开放了。在这样的气候下，静由于校返回北京，她竟不曾料到，几乎同一时间，老冉被放回家治病。他们八年离别，历尽沧桑，“鬓发各已霜”矣！静当日就给我寄出挂号信，描绘他们全家团聚悲喜交集的动人情景。我在给他们的祝贺信中，专门加了两句：“老冉回来了，我的雀儿飞回的时间还会远吗？”

几天之后，静又有信来，她的晴雨表上的水银柱又升高了。开始先有两句诗：“天空晴朗了，雀儿也该飞回来了。”她告诉我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，老冉所在单位某个好心的领导人，通知老冉去认领被没收的画。

又隔了几天，静来信专门叙述她陪同老伴去寻找画的情况。他们被领到一间阴暗的飘着霉气的大房间，那里的景象把他们惊呆了，肮脏的地板上，弃掷的名画，堆积如山，长期无人理睬，蒙着厚厚的灰尘，有的已经发霉变色，有的被涂抹撕破。在那被看作粪土不如的画堆中，有多少无价之宝啊！他们一面叹息，一面小心翼翼地展开每一个画幅，石涛的山水，唐伯虎的兰竹，郑板桥的竹石，吴昌硕的梅花，还有齐白石的紫罗兰和徐悲鸿的马，……都象废纸和垃圾一样埋没在尘土里。把自己一生献给艺术事业的老冉，不由得老泪纵横，仰天长叹：“罪过啊，毁灭艺术的刽子手！”他们在那阴暗的地方，呆了足足两天，翻看着，整理着。拿出自己的小本，把一些名画仔细登记下来。那些画有的标明了主人，有的却不知归谁所有，不

管如何，这是人民的财富，得设法把它们抢救出来啊！他们忘记了疲倦，眼睛花了，腰也直不起来了，但是他们感到欣慰，做了一件极其有意义的事情。可老冉自己的画呢？那几十幅被没收的名作，可怜，只找到了两幅！而我的雀儿，静的信上是这样写着：“朋友，不得不告诉你，它竟无影无踪了！虽然我们看到了四幅任伯年的画，其中一幅也是麻雀墨竹，但不幸，那是四只麻雀！”

读罢这封长信，我深深地叹息，我的朋友，你们是何等善良、纯洁啊！我的雀儿是不会回来了，但是，我的朋友，我们革命的情谊不是长在吗，那不是最值得珍贵的无价之宝吗！

四

难忘的一九七六年十月，人类邪恶的象征——“四人帮”垮台了！这一场持续十年之久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大搏斗，终于以中国人民取得伟大胜利而告结束。

这一年冬天，我回到北京，不久便恢复了工作。翌年，当春光明媚的时候，我迁到一个新的住处。我的朋友——老冉和静，又相偕前来祝贺我乔迁之喜。他们端详着那洁白的墙壁，又神秘地说：“给你准备了一件礼物，明日才能带来。”什么礼物呢？他们还是老脾气，不愿我马上知道。果然，第二天他们又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个陌生人。静笑咪咪地从一个精致的手提袋里，拿出了礼物，呀，又是一个画轴！于是我在惊喜中，急速地展了开来。是怎么回事？我愣住了，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却又随即大喊一声：“我的雀儿回来了！”

“是的，它是你的。”老冉沉着而满意地说。同时，他把那陌生人拉到我面前：“你可认识他？”我看了看，是一个约莫三、四